

掖縣全志

著述 藝文

冊三十一

地
140.90
34.1
12

著述

儒者含咀聖籍陶汰性真苟造其室而躋其域雖寒暑之切肌腫膾之在面不以渝也故虞卿窮愁而著書文園病渴而作賦搜奇抉奧千古一轍掖蘊山海之秀士多奮其才氣縱橫於詩古文詞不出於一途蒼而存之可以備東州之文獻者賴有此也

魏

掖縣志

卷之五

著述

三

三冊明一

王基毛詩駁二卷

東萊耆舊志二卷

晉

劉毅文集二卷

唐

張易諫奏集七卷

宋

蔡興宗杜詩正異

呂祖謙臥遊錄一卷

大事記十二卷

解題十二卷

通釋一卷



新唐書畧三十五卷 讀書記七卷

閻範十卷 文集十五卷

別集十六卷 外集五卷

歷代奏議十六卷 古文關鍵二卷

附錄三卷 國朝名臣奏議十卷

東萊博議二冊 考訂古周易二卷

辨志錄即少儀外傳 書說十卷

文鑑 官箴

呂氏本萊人南徙後封郡復在萊故於其著作不嫌備錄

掖縣志 卷之五 著述 三 明二

金

劉 迎山林長語一卷

明

毛 紀鰲峯類稿十八卷 海廟集四卷

密勿稿一卷 辭榮錄一卷

歸田雜識一卷

任萬里梅軒漫稿

劉 祐文章正論十五卷 緒論五卷

宿 度淡然園集

趙 耀世美堂詩存

徐 誨萬錦堂集

周維翰四書語錄

藥語序

寡過日記

張大翼見心齋集一卷

張新詔奏疏二卷

劉重慶奏疏一卷

張夙行四書近裏想

掖縣志

卷之五

著述

七

明三

王萬象奏疏一卷

畢拱辰珠船齋集

旅味瓠餘

萊乘

林文蔚醉竹館詩草一卷

孫 鎮鹿意山房詩集二卷

宿鳳翥尚白齋集

趙士元竹石居詩

趙司馬叢石齋詩集

詩志

泌水鄉約

春明心卉方惶一卷

司馬溫公微言詳證

鳧溪存稿

系曜近草

蟬雪垓言六卷

大風社詩草一卷

趙士亮龍溪集一卷

宿鳳起清真館詩草

趙士完璞菴詩稿

劉而淳禹貢尊經

河陽叢書

偶憶草

河內縣奏疏

王 漢易注二卷

古文意八卷

劉允浩大節錄一卷

趙士喆皇綱錄

建文年譜二卷

石室談詩二卷

萊史二卷

掖縣志

卷之五

著述

七五

明四

觀物齋文集

滿必發龍隱軒詩集

國朝

張 忻歸園日記

三芝館詩草

李森先椒雨園集

姜 開竹煙齋詩草

張宗英悅安軒詩集

金陵詩話

王爾蒼止菴詩草

卷之五

王舜年隨錄草

王元曦按浙文誥

張含輝東山吟

徐應魯楚遊草

吳越吟

千畝居集

張之維竹廬詩集

竹廬語語抄

萊子古文抄

掖海詩抄

趙士冕稼菴餘草

半塘唱和

三山草

白門草

掖縣志

卷之五

五

明五

任冕拙居稿

任彥芳冰甌草

任唐臣河上草

任虞臣白石山房稿

宿孔暉碧筠草

宿孔暉二登居詩

葵餘詩六卷

張重弼太極圖說辨一卷

勸影齋集

鵲啼草

王煥綱鑑四六

列國譜

明史紀事

張孕美墨春堂集

江上吟

宿 必濟美堂詩稿

趙濤趙瀚蓮菴草

近詩搜存

孫圖南倒草亭集

餘閒草

劉 琮錦堂經藝

趙 琳峒齋偶存

峒齋二集

孫圖遠方餘草

毛 畹河東草

掖縣志

卷之五

著述

七

明六

任魁春無逸草

張 介亦悅草

林 楷南遊草

孫廣嗣燕山吟

宿 愈柏吟館藏稿

毛 霖平叛記二卷

趙玉藻栢園集一卷

趙玉瓚怡園詩集二卷

林 嶧龍讀齋集

琴畫舫草

羅 陶四書愚一

王道炷藜乘集

趙 袁草堂集一卷

鳳山詩稿

任 儋吾道薪傳

毛 貢自笈草

研石隨抄

掖水志林

李 書四書摘言一貫錄

李中捷信手抄

漫遊草四卷

綦 銓洗心亭集

掖縣志

卷之五

著述

表

明七

著述

國朝

宿鳳袍姚溪山房詩稿

宿宰柳浪齋詩草

以上補

韓 鉞夢恬堂詩稿

李中掄詩經翼傳六卷

文字原始一卷

徐 穎西野遺稿

毛 贄識小錄

勺亭文集

續掖縣志

卷三

著述

冕

八

侯賜履學庸論語註解

林有騏潛齋文集

翼軒詩稿

趙 俊雲路草堂稿

李 鏌艾堂外篇

易簡錄

起書樓遺詩

毛式玉燕南草

鳳池遺稿

劉 彤蓬息齋稿

李德滋楓淇詩稿

著述

唐

王無競古今詩五篇

張易太元經注

宋

辛次膺屬辭比事五卷

奏疏十卷

牋表十卷

林廣陳法一卷

明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著述

罕

明九

毛似徐濱州志

董基萊州修城志四卷

畢拱辰倡和小草一卷

趙士喆逸史三傳一卷

東山詩史

國朝

李晶先龍吟集詩稿

尚九遷奏疏一卷

王道煌周易解六卷

毛式丹靜得軒詩草

楊芸暉學庸箋注十二卷

史氏一覽四十卷

古今諸體詩列眉八十卷

李兆元說卦傳輯注一卷

古本大學詁略一卷

中庸貫二卷

十二筆舫雜錄十二卷

詩箋三種一卷

古韻徵一卷

律詩拗體四卷

慎樞堂集

林樹震旭峯隨筆一卷

林樹寅麓底焚餘草一卷

孫埶曾西由鎮志二卷

再續掖縣志

卷下

著述

望

明十

張成度耐軒詩草

楊靖靜軒漫稿

王萬森飲綠齋詩草一卷

召暇錄一卷

秦游草一卷

蜀游草一卷

王者輔族姓考畧一卷

張敬一坡水忠節錄

著述

漢

費氏易

漢藝文志不載目其條論云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考隋經籍志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唐藝文志亦云費直易章句四卷與本傳所稱亡章句不合疑為費學者附益之今已佚亡現存者無卷數共十一頁曰費氏易

易林二卷

隋志云梁五卷

易內神筮二卷

隋志云已亡

易筮占林五卷

隋志云費直撰亡

周易分野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云漢費直撰

徐岳九章算術九卷

算經要用百法一卷

三續掖縣志

卷之三

著述

八

明士

數術記遺一卷

隋志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唐藝文志於算術要用記遺皆云徐岳作於記遺下云甄鸞注蓋隋唐間本已不同依唐書載之

明

毛宗魯葵軒稿

趙煥行文八卷

趙璧梅谿集

李宗儀籌筆堂集

玉關集句

劉祐選古文正論

趙 耀選古文雋

賈毓祥西臺封事一卷

張孔教疏稿

趙 濤放鶴園草

近詩搜存

趙 瀚蘧庵草

前志兄弟失序混而為一今正之案
山公海客當鼎革後並棄諸生服行

遁東海是恪守先志甘為明之逸民
也故二人著述附勝國諸公之後

趙 復雪山詩集

趙繼范自得齋詩文稿

國朝

三續掖縣志

卷之三

著述

九

明士

李森先諫草一卷

天中記遊二卷

張含輝蜀草一卷

西行記一卷

劉在中淡墨集

宿孔疇懷古齋姓氏彙編

趙 澍修竹山亭詩草

趙 欽耐菴記略

餘閑詩文集

趙 倫遠塵軒詩文稿

羅鴻圖鐵筆譜二卷

王能鑽光裕堂詩草

毛 晚飲馬池集

毛 霏傳桂堂集

林樹震上谷集 穎川集

河嶽草 計偕集

繩遠堂稿

林樹寅古鏡錄

羅 採桐華書屋詩文稿

李清溥半醒齋詩稿

李清寅左海硯農詩稿 東萊十三老詩圖詩一卷

三續掖縣志 卷之三 著述

趙運青清芬齋詩文稿

趙鳳彩元鳳齋詩文稿

趙鳳輝次鳳齋詩文稿

趙壽崑蓮舫詩集

趙文奎友園詩草

周震宇羣姓聯吟

翟云升隸篇十五卷 續十五卷

再續十五卷

許書三種 說文形聲後案四卷

說文辨異八卷

肄許外篇二卷

古韻證二十二卷

韻字鑑四卷

覆校穆天子傳六卷

附補遺

焦氏易林校畧十六卷

校正古今人表一卷

侯登岸掖乘十六卷

掖海雜誌八卷

萊郡經籍考三卷

海岱人物志三十六卷

國朝海岱文士小紀三卷

鄉里景芳集四卷

三續掖縣志

卷之三

著述

十二

明志

明高士傳三卷

勝國遺民錄四卷

酒人傳三卷

兩漢節義傳一卷

兩漢大節錄一卷

兩漢循吏類編四卷

兩漢經學彙考五卷

兩漢碎金一卷

鄭康成年譜一卷

讀餘札錄八卷

寒蛩集

志古編

李 圖鴻桷齋文集

鴻桷齋詩集二卷

王蓋臣三友書屋詩文稿

韓鼎元草亭詩集

張士保南華指月六冊

南華外雜篇辨偽四冊

楞嚴義貫八冊

王世基春秋中西通術二卷 壬申算草二卷

侯相芝稽古管蠡 南北史嘉懿錄六卷

訟過書屋古文鈔 蛩吟集

林慶貽讀史所見輯韻編五卷

讀史附錄疆域編二卷

論孟類衍經傳集五卷

三續掖縣志

卷之三

著述

十三

明五

論孟類衍史集五卷

林牟貽亞祿山房詩稿

趙華琳怡齋詩存

孫寶謙卧園詩稿

崔一巒遺懷集

翟錦觀居易齋詩鈔

翟熙典聽綠山房詩鈔

趙垣鳳翅詩稿

毛漪秀遊秦草

知掖縣事燕山張思勉韋軒氏輯

藝文

文章者發天地之靈奇闡聖賢之絕業經經緯緯
上之可以佐治平恢作述而下亦涵泳性情揄揚
風雅離句繪章之作君子無取焉掖故為文藝之
大夫績學授受薪傳勿絕而四方之彥與官是士
者又從而鼓其萌濟濟洋洋振乎方州矣志書
載惟有關方士可資核稽者乃列之然其梗槩可
覩矣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王言

明六

王言

晉武帝追褒王基詔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
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歿行顯足用厲俗者也其以
婢二人賜其家

晉武帝以侯史光為御史中丞詔

光忠亮篤素有居止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
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列授之位亦所以伸其司

明太祖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安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王言

二

明七

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神神之意

明太祖改定諸神位號告東海神文

洞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深淺之處莫測古昔人
之曰海神而視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
皆加以封號予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起自布衣承
天后地之祐百神之助削平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
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治民今寰宇旣清特修祀
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
蓋觀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
何凡施爲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
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海名其名依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王言

三

明大

時祭祀神其鑒知

國朝

世宗皇帝加封東海神位號遣官祭告文

維神派衍扶桑膏流析木元精潤物宏納百川朕撫馭
寰區考稽典禮將祈福以庇民宜加封而致祭爰命所
司崇神封號曰東海顯仁龍王之神所冀波瀾永息蒸
黎獲利濟之安風雨以時稼穡享屢豐之慶神其昭鑒
來饗茲芬

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
 人主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
 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
 御馬方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
 事文難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
 馳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雖有
 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
 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操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
 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
 憂復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入損疏

晉 劉 毅

聖明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
 也夫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
 官之難尤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
 下之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
 者懇求善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

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問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
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
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
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
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
得殊俗之推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
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
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
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五

明

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
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
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
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
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
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
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
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
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甚然自仲尼以上至於

有失則皆不堪何獨於此而不然乎
又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好選前才彼彼若
聖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願決
於所不職以長護持之源以生季命之先似非立
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使彼之所下而復
以二千石已有人劉其上位之所下石公罪彼之所
行駁違之論於則聖尊儲之際結於大臣夫桑妾之
訟及吳楚之變難與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訟
黨與刑獄滋生而為殺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
教懸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六

明三

身請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
請才意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與
身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此則拔舉非次並容其身公
為格定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
愛得上下無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
賢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
愛之道三也陛下踐祥開天地之德宏不諱之詔納忠
愛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用勳賢
愛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

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
無所顧懼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
誦長雍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達
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
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
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
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七 明三

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
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
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
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
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
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
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
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能之
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選
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
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
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
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
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
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八

明三

揆何以得理萬幾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
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
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勸不
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壞
天地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豈
參乎正而無禁檢並邪黨得肆枉濫縱橫躡職名中
實爲廢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壽之矣

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
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
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饑薄之累
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
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諫稱威武大將軍疏

明 毛 紀

近該兵部欽手勅云云勅旨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九

明 孟

臣等相顧失色惶惑累日不意聖明在上而有此舉措
甚非所以傳天下示後世也竊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
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天尊地卑之禮上冠下履之分
截然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名
號至欲加以公曾無故自損下同臣庶是天地可以易
位冠履可以倒置矣此事理之甚謬名義之甚乖而不
可聞於人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興言及此良可寒心
不知陛下何爲而樂此乎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
以爲戲焉耳嗚呼世之人孰不貴尊而賤卑喜祥而惡

與不慮之名無故而加諸人則必蹶然怒是以古人於
美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尚以此古其禍福天子無慮
言而可以假設爲哉况人君一言一動上通於天不可
不慮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
疑憂懼至今尙未帖然若復聞此其爲疑懼又當何如
萬一宗藩之中或有遠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
知陛下將何以應之或又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
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言又將何以自解臣
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
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
自默者也伏望皇上念崇高富貴之位不可以自輕審
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以少忽特勅該部亟罷前旨庶幾
可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然臣等殆不知死所
矣臣等忠憤所激言無倫次冒瀆天威實非得已倘陛
下鑒其愚誠收回成命則臣等雖遭誅殛貶竄以汗斧
鑕以禦魍魎亦不敢辭也臣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特加優恤疏

明 閻洪學

雲南巡撫閻洪學據臨沅道臨安府勘得滇以是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十

明五

仕天末凡選除其地者遂多裹足而廣南知府
獨以勤事之心不憚危亂萬里間關衝炎冒暑驅馳
鄉客死夷地身既云亡子亦繼殞一家十九口子遺者
僅三人而抱病尙爾奄奄族骸十餘軀薄殮者僅二
而棺衾更復草草死者委棄林莽苦歸骨之遙遙生者
飄零異鄉慘形影之靡託言之感額見者傷心此與尋
常宦遊忽故旅邸者大相逕庭允宜破格優恤或更易
其薄殮或醫養其病屬隆其資財導送出疆且以死勤
事恤有明條仍乞援例上請贈以應得官階臣會同御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七

明

史朱某議官員赴任中途病故亦所時有獨廣南屬知
府之死該府該道議及於恤者以本官趨命獨勤死事
獨慘也本官不死於戶內而死於天外不死於卽次而
死於行役罔無足論特其不死漢地而死夷方生爲中
華之人死作蠻夷之鬼更死而無棺又其子其僕其妻
皆死疊疊至一十六口遺骸委諸相望成堆淒涼陰
三日爲暗人世宦遊之途從有此奇慘否使本官不
必不兼程必不食宿於蠻烟瘴雨之內烟瘴雨
死而至此種苦實

兩為全賴保妻子之臣反笑重蘭竭蹶者之為愚其何
以謂死骨於九泉而作教忠之嚆矢也

家城萬分危急疏

明 徐從治

臣為援兵一步不前城守萬分危急伏祈聖明軫念封
疆急勅進兵以解危城再調馬騎萬餘以圖善後事臣
於二月初一日在茶州府到任管事初三日賊即圍城
於四日攻起距今二十二日矣僅於初七日緦人下城

藝文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七

明毛

臣到任日期並咨兵部塘報嗣後節次塘報俱送按
臣王道純監視臣呂直求其代題請兵不知曾達御覽
否自初八以後屢攻屢却屢却轉攻中間危迫之狀未
易殫述而最受害者在紅崖大礮鐵子每箇重六斤
之即折城梁盡傾守梁者無處站立至十七十八兩晝
夜狠攻西門穴門以入幾陷矣闔城男婦震號多方捍
禦幸獲保全二十一日叅將彭有謨因臣與防臣謝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藝文志 疏 七 明毛

日搏戰悍勇嘉禎之節飛將軍曷以加焉以
之擁兵千餘而惟怯氣餒遇賊先奔且布散流言虛
賊焰俾援兵蓄縮不敢前皆王洪階之厲也事平之
賞罰自有公典誰敢假之二十三日賊於東北角掘
隧道暗藏地雷火延機發城忽震塌可二丈餘角樓半
圮士民駭愕賊得意急攻蠡擁而上者三總兵楊御蒼
叅將彭有謨率兵三却之第恐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存
亡乃呼吸間事雖臣等殫慮竭智往往以少擊衆乃全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三

明天

湯已有瑕可乘而心力已消耗殆盡盼望援兵雖曰已
經發行已到昌邑究竟不見一騎一卒也雖監紀按臣
王道純沉毅明決誼切同舟必不以膜外視之者而未
見救焚拯溺之急著合城士庶於按臣不能無缺望焉
臣等惟有捐糜以報朝廷竊恐無萊則無全齊天下之
事難言之矣臣謹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謝理合詞具題伏望聖明亟勅王道純將現在兵馬星
馳赴援並勅兵部再調馬兵五千川兵五千以為後勁
而賊氛可立靖疆域可立全矣若撫之一字是賊之所

以愚弄孫元化於股掌之上者而可再入其穀中耶觀
賊攻萊不遺餘力以必尅爲主卽狡悍攻城亦未聞以
紅巾礮相加者是何等狡悍而可再蹈元化之續乎臣
等不敢不拈破以解築舍之議也

請兵救萊第三疏

明 劉重慶

奏爲孤城不絕如綫苦守百日堪憐謹據撫臣與郡守
手書並萊城鄉紳公札泣血上告以拯闔郡垂亡之命
以釋皇上東顧之憂事竊惟萊州一城如斗被叛兵重
寨重濠困之千計萬計攻之臣等計刻而算度日如歲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志

明 禿

不覺在火坑中百日有奇矣雖合疏特疏未嘗不痛哭
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殊描寫不盡也今四月念八日
有謝璉塘報五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闔
郡鄉紳賈毓祥等公書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
日之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
頃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責臣等以坐視不救
宜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真無地可容
感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真慚愧欲死夫一城
之命將盡已乃一逃再逃之王洪猶然無恙也豈逃虜之

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命轉輕乎孤注之一
以策也乃專命援勦之督師但聞先退至濰今復入
不知其作何籌畧也豈萊城一塊土直視爲可有可無
如圍城諸臣之言者乎陳洪範慷慨而行是矣牟文綬
等何以自前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
門也豈拯溺救焚之師尙如是逍遙自在乎樞臣請兵
之始皇上卽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昌邑而無奈若等
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泣盡血
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細思今日病根其爲賊所愚爲賊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五

明三

所賣者無言已其將之懦弱兵之驕悍只起於賞罰不
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不震人心不固也司馬
法有先罰而後賞者則慣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
自上下也大將苟免誰復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
斷不懲既往焉警將來乎司馬法有先賞而後罰者則
已故之撫臣徐從治當優也從治爲皇上死守封疆竟
以身殉此段忠烈直足千古建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
不予死者生何以勸平撫臣謝堯與從治同心死守今
爲力支撐矣數米而炊破屋而爨智盡力竭之時當

殺賊其氣百倍此不可特爲慰藉以勸勞臣乎
萬年于分拮据于分劬勞守土之官守死不易此亦一
奇男子也若楊御蕃親冒矢石百歷風霜彭有謨躬環
甲胄獨當一面雖古名將不多讓也李景只三百餘人
耳重圍直透目無全賊有足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賜
褒賚誰復爲朝廷出死力衛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
著斷斷非馬兵不可撫臣謝璉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
賊衆相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
皆所兌京營之羸馬瘠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臣等
又思目前北邊幸稍無虞關將有夷漢兵丁若得斬國
臣於中抽調三千卽以國臣馭之便足當羸兵數萬國
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冲鋒陷陣勅與陳洪範鄧瓚
牟文綬等同心共力刻期滅此計日班師庶秋防尚可
不悞一舉兩得矣皇上自爲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
不俟臣言之畢也臣等一聞斯言刻不能待謹取其大
畧冒死上聞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六

明三

請兵救萊第四疏

明 劉重慶

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

甲巽賞罰立拯垂亡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有孤城
絕如縋一瀉奉聖旨徐從治王洪已各有旨了謝璉等
監守危城統俟事平覈議奉文綬何故遲到著行查覈
本內有請兵丁是否可行著確酌來說併傳飭劉宇列
亟遵屢旨速圖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首
涕淚如雨固知聖上之加意此如錢之士不肯輕棄也
夫萊州以彈丸一城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遂
成套語然極喫緊極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卽青再
西卽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焉萊之所以能固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七

明三

守四月不破者以合撫鎮守令士紳同心而爲一人其
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守城之人可能有一二
如萊否人已半空志則全懈特觀變而走耳若萊一不
救賊勢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外援一阻則軍
餉匱乏天下事真有不可言者臣實至愚言之心碎皇
上天聰天明未有不於此際長慮却顧赫然動念者也
臣前疏有言近日病根只是賞罰不明四箇字然求其
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一字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耳臣請
皇上自爲計撫計心腹封疆一寸難棄聖鑒要地一

臣叨皇上養已二十七年矣。臣心膽尚能區畫筋力尚堪驅策若不能一力救萊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辜君父下負生無鬚眉對衾影死無面目見先人皇上亦安用此為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鑄削臣銜仍使為數年前筆御史立賜尙方一口令手捧至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為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前事宜或搖惑軍心或漏軍機或擄掠小民或凌轢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却一步者副將以下卽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決若局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六

明三

不破心腸不換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若軍聲仍不振軍威仍不肅萊圍不卽解叛賊不卽退者臣請卽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臣按臣盡心叅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預為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布政殫力料理臣破萬死以伸三尺救億萬以報聖恩轉危為安因禍成福只皇上一動念聞耳

請關寧兵疏

明 王萬象

恩自稱替天行道元帥擅刻印文不遵年號又於
黃等處設立偽官以此僭越大傷國體臣前疏所陳
之不當撫勢之不能撫乃於今日驗之矣無奈執政者
圖片時之安而無長慮却顧之思佐理者徼萬一之倖
而乏計久萬全之策以致我萊城困厄至今豈不傷心
也臣試歷歷爲皇上言之萊城被圍諸官皆傾心報國
之臣也而優於武事者惟徐從治一人今一旦爲飛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一疏

九

明

所中諸官無所適從合城失其重望矣烏得不又留一
番心思臣深爲文臣慮也武將中惟總兵楊御蕃叅將
彭有謨奮不顧身各守一面此誠國家之干城也但在
城之兵有限在外之援無聞二將雖智勇兼備一人之
身能當八面之鋒乎臣深爲武臣慮也如養兵供門夫
紳衿家家不遺延遲日久則紳衿無多之蓄恐難應兵
夫日久之需倘有不繼能必其一無異志耶臣深爲紳
衿慮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萬口待食未必皆家充而
也平居之時猶且有日用之不足者况數月之

予吾知有餘之家亦告罄矣其不餓死於今日者幾希
臣又爲百姓慮也凡此數者臣豈爲桑梓之情慮哉始
爲封疆慮殆爲國家慮也今陛下欲用陳鎮督兵是以
遼人破遼人誠爲勝算又聞島兵跨海襲登亦分賊勢
之一奇然皆不若祖大弼等素爲賊憚何不詔之激以
忠義而使之掃除狂奴哉總之今日之謀兵食兩艱斯
無坐守空山之理此番之撫主臣俱辱又豈逍遙河上
之時念及此無淚可揮犯顏上達恨不就死日日疏乞
請兵也兵發何處朝朝樞中命將也將剿何時臣反覆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辛

明

深思非關寧兵不足以禦寇非關寧兵不足以驅賊恢
復登萊在此一舉伏乞我皇上急勅祖大弼金國奇勳
國臣吳襄刻期進兵臣願作監軍協剿倘此行不濟臣
卽闔家殉之特此悉陳萬勿遷延視爲故事不然臣之
無勢不俱生矣安肯覲顏偷活於朝堂之上耶

請斬劉宇烈疏

明 王萬象

奏爲奸督之欺誤既深危疆之收拾已晚懇祈聖明
志立新罪臣急定萬全事遼賊無端反叛殺害
天言論不赦奈何報國者構迥代折

庸錄之說賊亂無象焉且曰前督剿之事竟使劉宇
烈嘗之宇烈一入齊境而東事無實作用塘報無真消
息賊本操戈也而駕言乞哀將本通賊也而不行科劾
全副精神不用之申明天討而用之仰承樞意反爲賊
上疏請撫約期解圍統領數萬甲兵逍遙河上綸綍之
言遊戲軍前三春已逝捱至長夏長夏已逝捱至中秋
始也籠絡賊子而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真而欺君誤
國遺李九成一書札借爲兵符遣屈宜揚數人城暗作
姦細使賊窺破虛實益肆狡詐持假旨將萊城隸屬焉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三

明天

擒巡撫謝連殺死知府朱萬年卽此一事劉宇烈卽碎
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臣度我皇上必不愛一
宇烈而殘破封疆叩乞天威乾奮立斬姦督誅一誤國
之姦臣則衆臣皆懼戮一賣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卽
張國臣屈宜揚鄧卬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
城雖小三齊之命脉係之倘有疎失則青東濟兗必爲
羣賊之續矣豈可漠然視之爲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
軍旣已調進尤當速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又不
能遠求也卽新撫臣朱大典假以便宜新撫臣謝

三省加以監紀自足鼓勵軍心而陳惠奇指日而定矣
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竊部臣停留等語倘以
臣言為不急之務仍使劉宇烈在之臣必與劉慶慶高
鏘宋可久相繼抑鬱而死矣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疏

三

明志

疏

諫內操疏

明董基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內廷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衆
 輕以凶器嘗試竊為陛下危之頃馮保盜竊威權至於震主乃一
 斥輒退者以未嘗握兵也假令保擁重兵事未可知矣內臣即多
 純良萬一有如保者則其閒則今日之兵將為之藉矣陛下以為
 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恃以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
 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況此三千人安居美
 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
 渴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怨則變自此生聚三千人於肘
 腋而使畜怨以處危無踰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資已萬金長此
 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靡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

勸葬檄

國朝 張思鑿

死者以宅土爲安葬者以藏形爲貴子之於親葬之其
其在土而焦傷於入室之弗見顧反終有日骸體有
聖人斷以中制又分尊卑之等爲之限節故天子之
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垂諸禮
使過不及者取則焉後世拘泥山法欲以子孫富貴
諸枯朽之骨亦或染於習俗期觀美以厚終是以親
也律曰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經年不葬者杖八十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檄

三

明

考之禮經旣如彼揆之令典又如此居喪者亦可以少
警矣吾於掖俗之不葬其親有惑焉親歿數月曰吾無
葬地安可藁而寄諸野是則然矣歷歲已深則又曰吾
賤且貧覬少優裕與墓尺寸之進以爲親榮遂使故
倚壁竟同坵窳遲至一紀一世終無葬期者比比皆是
吾觀掖地褊狹絕少青烏家流亦不若北直之大起
林過爲侈靡而乃經年累稔安若故常恬不知怪遠
而非倚廬卽吉而非永慕展轉遷延罔循禮義是不
三親於已歿而使茹恨乎幽冥也豈不悲哉

一舉新喪勢必踵至併力兼營瘞埋更多踴躍不知喪
一舉亦可以薦亡原無取乎奢費也夫陰陽道隔人鬼
一舉遂以死人之棺而居生人之室不惟先靈暴露陰鬼
一舉竟夜號亦且火燭堪虞倉猝何能措手卽不以不祥
一舉亦無意外之災而歷年既久遇有喜慶祖父母父
一舉之柩塊處中堂子若孫居然宴會婚配不疑喪心害
一舉義紀亂常安可忍而爲此今與都人士約凡有新喪
一舉滿後卽速經營窀穸無論紳宦士庶槩不得過三
一舉志

卷之六

藝文 檄

五

明

一舉有子孫遠出未歸覓地未得者報名展限如無故
一舉逾三月以上者問如律其從前未葬之柩自示禁
一舉予限半年各隨力厚薄以葬卽有親屬遠出半年
一舉限不致周章如召限滿仍託故遲延者按律治罪本
一舉爲挽回惡俗奠定生死起見特開明律條諄切提撕
一舉禮之家卽宜恪遵禁約互相告誡實力奉行倘徇於
一舉情面同泛泛則親喪未致罪不容誅卽顯遭訃責誅
一舉其各諦聽毋忽

人子不葬其親之棺，棺蓋無蓋，棺無蓋，不能葬也。且喪心蔑紀，業經前示，諄切提撕，並揭明。限新喪定以三月，舊喪定以半年，舉令入土，不可。如律自出示以來，隨分營葬者，仍屬寥寥。更聞俗停柩不葬，竟有遲至六七十之久，積至三四月之多。前喪未舉，後喪又臨，子既耽延，孫仍停閣，甚至元已經成立，而高曾之柩依然。在堂家室，屢經變壞之棺，任其拋室，所以忍心害理，安於不孝者。豈一葬之一念，鋼蔽於中，牢不可破，無有人焉起而提。

卷之六

藝文

檄

三

明望

之也。不知喪祭，稱家有無儀，文盡屬浮費。昔孔子營於墓，封崇四尺，遇雨而崩，弟子修之。孔子譏其非禮，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撮土起墳，不事封植，以大 equal 先賢而薄葬，所親蓋儉德可風，不欲以侈靡過禮為無益之舉。今人非賢聖家，無餘儲，不量已力之能，徒慕祭葬之厚，試問爾祖父生不能享五鼎之養，爾既不能使長生不死，以待爾之富貴，以盡養矣。則既死之後，何益。今已朽之骨，風吹日暴，渺不記年，以待爾之富貴，而

人子不葬其親之棺，棺蓋無蓋，棺無蓋，不能葬也。

死在家有子有孫而致父母遺骸長違幽壟與生人
恩共域而居亡魂渺渺之無歸託之鄉宿草萋萋之
依棲之宅曾道並行乞之不若也不亦深可慨哉
及此而子若孫有不泣下沾襟急圖歸窆者則是
徒存而本心已搞縱或倖逃國憲亦必暗伏其誅
不憚煩勞更復諄諄告戒願一掃除妄念速葬其親
量力以經營勿強勉而從事不必以儉薄為嫌不得
以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檄

三

明

無力藉口則既為孝子慈孫即屬奉法率教之良民
本縣其嘉予之若教之不率令之不從仍妄心無畏
循歲月甘為不孝不慈之子孫則三尺具在半年之
將屆必當逐戶清查其故違明禁者定下於理以挽
風決不再展限期以長惡習總之不俟厚葬則皆可
速葬譏笑人之薄葬者固非忠厚長者之流而畏人
譏笑者亦非仁人孝子之道大義既明頽俗自改其
三

與夏德樹論河夫書

明毛紀

僕憶昔時榜下曾接道範而晤語或未之及是後踪跡
疏闊不相聞者殆四十年於今然中懷耿耿如一日也
茲承教翰併示大作二冊宛如面對近聞建議者欲以
修河夫役分派東方僕土人也頗知其詳敢爲執事告
之修河之設夫久矣止於近河而不及於近海者前人
自有所見耳蓋東方瀕海土多沙謙軍竈半於民戶起
運糧重邑無不稅之田而僻在一隅不通舟車民鮮生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

理與西府風土大有不同如沿海二十四衛所遞年修
城之夫不知幾千萬此又西府之所無者亦可分之於
西乎往年嘗以養馬之事欲均之於東方累經奏議竟
不行者以此凡地方事務行之年久者前人皆有定議
若徇一人之見少有紛更恐此未必受利而彼先受其
害矣况河道之利他處不可得沾而河道之害顧欲移
之他處可乎此殆不通之論也昨者執事發下各府查
議意已有在僕林下人不敢與聞但本土休戚所關不
忍默然而已今郭守所議亦不出此守有才幹者似

大叅係陳修城利病書

明倫彙編

登鴻張海濱騷動幸賴執事鼎荷新命屏

不倚若長城戴為喬嶽也執事方

蕤意念勤渠藹如春風之鼓羣品

哀深愧不足仰佐末議欲退而結舌復懼

明故不揣鄙末敢以民艱一二搥嘔於執事

而垂察焉一治生之艱萊僻在海隅雅

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倫

無通都大邑陸輓水輪之利厯厯仰哺於南

自給乃不勝穀賤之病小民竭負戴之力比入市

足身百錢計一歲所獲公家之費十三私家之

鮮卒歲之資無再歲之計一遇稔歉則併家而

埃往者發倉煮粥勞瘁救民猶有在郡治者是

之艱可憐也一奪生之艱往者瀕海之畔老不識

招募頻興貧民勢不得不起而應一隸尺籍

之徭役繁興征輸屢困夫壯者既已

致力於耕耨是故田日以就蕪生

楚權銀之名日以就繁奈何不令民削肌支骨而實
其溝壑耶管子曰什一之師三年不解則民有鬻子矣
是奪生之艱可憐也一加征之艱往歲額稅畝不滿三
分今登四分矣下下皆然一錢四分今溢三錢矣又
添火夫益兵餉築城石納善草輸兵鐵派礦夫近復聞
加城工夫度日不加度計民不如富而箕斂則色色加
增是繭絲瘵民而日薄之湯鑊也今毋論山陬海澨之
遠其窮愁不可名狀卽郡城數里外蓋人尪羸而家懸
磬矣不尤大可憐哉一冒費之艱自昔論理財者莫不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完

明

曰公家之一民間之十也夫民割脂剔髓以效其十而
上無實被名僅獲其一已爲可痛矣究而言之民費寧
止十已哉它不敢具論論其細者如納草每丁二十斤
費錢若干運石每車石二方費錢五百文非正稅而下
不敢言有無期事集而上不知問多寡準此以往其物
彌鉅其用彌繁其費彌夥堂下遠於千里彼小民安能
喙喙哀鳴於堂廉之側搨管至此不覺簌簌淚下自非
執事之春涵暉朗敢爲此肝膽之語耶一離竄之艱往
者民間之粟斗穀可得錢二十文東草可得錢四五文

比年兵荒頻值草價再倍於常矣穀價三倍於常矣斯
居平且不免桂玉之嗟矧丁此搶攘之際若青黃不接
之秋民何所藉以立命以愚生歷歷所親閱者言之有
燎苦折蓋充飢腸者有鬻妻賣子應催科者有先春而
竄者有需二麥穫而逃者有春種不播俟大役興而亡
者今夫仕宦之人豈不稱得意遊哉至戚侶觴祖之餘
猶依依有別離色民獨何心輕去鄉井而甘捐親戚耶
語曰窮猿奔林不暇擇木涸魚處轍濡沫相煦此又富
弼所不能悉哺鄭俠所不能盡圖者也悲夫一薪爨之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吳

艱萊故不享煤炭之利內外悉仰給於薪然環郡而山
皆磽瘠不毛乃遠在東南一帶往往自巨室外朝入市
置薪者恒不能盈檐一當_法雨有炊糠覈若燃席簞耳
自非然者卽突無烟矣是一歲所出僅足供一歲之用
而納官已逾數萬頃者傭民鎮日所營纔可博束薪若
封買之令復行不惟無益於收積之算民將起而市鬪
矣願少俟秋高草盛勿與民爭旦夕之命也一大役之
艱執事慨然排羣議而堅城築之舉不可謂非百世圖
也願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且其事至鉅其費不貲民

其利先被其害執事能家置一隊乎是
也近者登府修城纔三分輒請省銀九千
邊或助工今以全城之務獨區區倚辦於
以愚生計不第民不堪命恐終難以奏成
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以衛民者而斃
說也願少採登府事併檄各屬協濟亦緩
儲蓄宜豫今夫中人之家欲小小營造常
以為有備矣當其臨事種種匠氏爭告乏
之錯愕靡應斯不捐篋笥則四出而丐戚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書 三 明 聖

輒坏數萬燒造絕資計無所出爰議轉徙豈不來
笑哉此亦儲侍不豫之一證也謂宜大度羣材兼收
蓄廓以汪度優以歲時庶當幾不致倉皇而大功可
矣一餽廩宜覈聞城工不累編氓而藉伍士此蓋
深知民困於財不忍復困其力甚大惠也愚生以
伍士乎吾兵卽吾民也往往作勞者號為給工
都名有實亡致民枵腹狼狽不敢言而敢怒
當餉以分餉之弊言之由總而哨而隊旗長
其比至所獲十無三四矣鄙諺有之大

其巖巖之母令鼠狗小輩得以魚肉吾民堪一
宜審郡城之勢視他省直誠為險要通生發眺之數亦
頗怪之後得諸父老相傳謂為徐中山所勦蓋中山始
知萊之土性華清難凝利於城不利於哺今以縣縣東
城諸之孰謂離土而壘已覆隍則故老之言未必盡誣
也且舊堯深處卒不可破揭揭然竭其鋪之力僅得離
析禍人相視慘然動容今塗膏藥之易瑕為堅欲為萊
周百世之慮願勿棄薄前蹟而忘舊儲也一抹石宜

掖縣志 卷之六 三 明吳

便頭聞執事勒匠師悉其甚非策也夫凡築事
期於用力寡而見功多夫築事而力易而就難者夫黃山去
城四十里而遙且其地多石而難致又其石色雖稍堅而
甚實燥脆不堅搗碎家選一切材多至玷壘且需才數
萬費已不貲奈何移之郡雉乎今西山所出不唯易致
且其堅異常匠人往往難其鑄而嫁美於黃山彼蓋便
於工作而坐細全城之力者也能匿情於官館豈
其於土著耶一武吏宜銓合抱之木不以
以二卯樂合之武弁故不持之

此其才之際宜酌其才品器而錄之廉其不自滿被
擢三尺其後誰敢有怕心於凡驚健之流不宜投置
散耗英雄之氣而開濫進之門比如哨官一節率多市
井游食之徒此輩收而恚其不以修潔稱是責販夫以
利而律媚優以節也况一人有廿金之費一官常從二
人又有廿金之費錄此族則各有常俸可裁數百金矣
一人心宜收自尼父著民信之說秉政者莫不奉爲著
蔡毋敢屑越豈其陽浮慕之而遜嘉績紙上哉謂跡之
則或違之則貶萬無它岐也執事誠爲推赤於民民亦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

諒赤於執事顧執事方欲民圖百世之安乃民於執事
不勝其目前之計坐此將不有信心矣不信則駭駭則
疑疑則離離則散自古未有民心離散而可揭鴻號於
域中者且今之旦夕倥偬者何爲乎爲倭備也乃窮民
願其來者卷舌而回聲獨非人情哉此猶深山之逼於
虎者虎逼人跳而投諸壑知壑非生地冀緩須臾之死
也人心若此豈可不爲之凜凜哉右所款列的係急圖
白面書生誠乏千里折衝之畧青雲開府望修樽俎戰
勝之謀事之委曲言不能盡言之微秘書不能文倘執

乎原其樸忠貫其顛而少垂電照量賜曦回則愚生亦
甚聞邵之人幸甚

輿王阮亭書

國朝 錢大受

受海僻鱗生鄙陋無似幸以執經問字備先考功夫子
之寵蓄因得瞻雁序於青雲仰龍崖之雙峙蓋遊蘇門
者無間坡穎矣文藝之暇間徵逐於歌筵酒社矜詡意
氣旁若無人此回首三十年事也再以布颿之便晉謁
揚州賓舍三楹圖史充架清幽迴絕幾忘其爲官署更
荷枉顧舟次移棹濃陰啜茗翻書雅談竟午幾忘其爲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書

書

明季

顯者之臨此又回首二十年事也庚戌之歲予以老明
經歲薦至都時三兄新提先夫子亦還秩邸舍之聚其
樂油油別後亡何而驚傳先夫子之訃受奔詣几筵偶
值辰日忌哭哀鬱莫伸僅一覲大兄於煢然衰經之中
淚承睚不敢下相看嗚咽不成一語此又回首十年事
也日月如馳受歷少壯而衰老其爲世間廢物久矣近
我銓序積薪之餘分片氈於博邑蓋咫尺鳴珂之里而
竊幸庶庶焉顧自念地分懸殊未敢造次通祇問其懸
殊者匪但此名位之崇卑也仰惟大兄兩儀間氣當代

一偉人其才爲卓絕千古之才其學識爲綜貫千
古之學識其好惡取舍光明俊偉天下後世且準之以
爲正一言焉以爲榮一黜焉以爲辱至若必將流品
網羅羣材奔走四方之士如壑趨海辟雍之化鐘鼓鳴
喑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又大兄之恢宇雅量緒餘出之
者也夫以大兄之闕望文章如此其魏煥魁梧俊傑輻
輳門牆者如此其衆多而受也萊子老書生耳兀兀窮
年形衰神耗智下越管蠶名不出閭里虺隤潦倒呼馬
呼牛苜蓿一盤自謂酣飽其相距也奚啻雲壤而足貴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五

明

大兄之齒及耶頃者令甥自都門來備述隆渥懇懇垂
問憫其暮歲窮途且獎進以文藝之業其戀戀故舊而
不棄衰朽者更如此其篤厚感切知已不禁潸然泣下
矣受自念幼而孤苦老而蹉跎榮枯得失之故久付度
外惟是憂思鬱結不能一刻釋於心者先大人狗難六
節未獲表章終天之恨綿綿無期每讀魏子學伊訴父
冤書輒爲憤激流涕受獨非人子耶伏遇 熙朝盛興
文局宏開續廿一史之書紀三百年之事誠孤忠幼
孤望書著之一時也受以株守司鐸不能伏 闕

烈且人遠且微雖欲繕錄行實亦無由達之館
諸公動聽聞而邀採納惟專望大兄爲當代文獻之
宗主凡著述鉅手無不取裁倘邀台鼎之重倡明公道
則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是吹噓枯骨而再開生面焉先
大夫死且不朽孤子受死亦不恨且循實考行者三代
之公也闢微揚幽者君子之志也此非人子之私言也
追惟季明闖寇鳴張開門納款所在風靡大河以南無
堅城八郡之中無義士先大夫慷慨誓師登陴死守殺
傷枕籍濠斬血流嬰賊狂怒八面環攻力竭不支遂及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三

於難闔門全殉靡有子遺正命之際舌電聲霆炮烙備
酷體無完膚受禍之慘非人子所忍言罵賊之烈爲季
明所僅見迄今遺愛尙在人心乃歷多年彌昭定論學
宮名宦永俎豆於春秋忠孝專祠並馨芬於顏頰三碑
俱在汝誌足徵並呈台覽惟希採擇其守汝紀實諸款
亦留汝人之筆而顧寧人先生一傳尤爲簡盡聞僊庵
先生總裁史館並冀轉達或微言不妄耳張中丞傳後
之書製太尉逸事之狀千秋百世膾炙昌黎柳子之友
事著前朝思鐫永世設考魂魄不朽存著

續修縣志卷之六

上高太守書

劉永清

名教之始鄉曲乃習俗之原故古者太史
注必判而適人以時徇於道路游惰不軌則有
蓋防患於未然消惡於眇忽先王所以化民成俗
意至深遠也今 聖天子在上夷澆爲樸黎庶革心兼
司牧之持維章志貞教磨蕞漸染浸以成俗微論通
大邑也卽披海荒厥樸質樵魯亦咸沐休風而蒸雅
矣末俗生尙何敢求垢索緘斤斤焉置一議於其

續修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

或願愚者千慮不無一得而僻陋遺俗窮鄉寫社猶
未盡變者則久沿而不驚負遠而作慝也生側處西
政以日觀而心慙者謬瀆憲聽而陳之遠城五十里
鐘之西有淫祠焉曰岳裏廟者過歲之清明焚香
修香火始亦不過徠左之父老子弟樂太平無
年賽神作踏青之盛集耳久而遞延四遠翁孺婦
齊喧騷匪別賸之徒因而乘之盤踞牽引不可
至其甚者會數十里之車騎弱婦稚女摩切廟門
言洪以鞦韆爲羣嬉男女混淆目成蹀躞風

大有關於闔門風化者也且無賴羣小結託
奪梟明目張膽違神宇而四匪者不下千場大都
游閒無知子弟入其局中賭而飲飲而狂醉醜迷
交裙笄而負進質當於前指債索償於後畏父兄而
妻子不勝枵腹則乞憐行竊喪其家聲莫之或顧矣夫
以盛世齊民而身爲姦匪誘脅良善決防干紀不畏
憲法此尤鄉曲之蠹而當急爲救挽者也夫漸不可長
况其已甚源之不塞流於何極憲臺蒞任以來加意振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三

明高

飭不爲不久顧猶有此傷敗風俗恣睢無忌者皆恃陬
隅僻遠爲憲臺耳目之所不及且遠交近結力爲彌縫
或畏或德則聲明無日生伏處其間蒿目怵心每恨德
薄望卑不能如彥方之化及閭里念欲使彼回心向道
勿借廟社以長淫慝之藪非憲臺聳厲持維大張明禁
不能悚其心而懾其志且杜聯會香火之源嚴婦女入
廟之律隱蔽黨同胥繩以法而震一警百草偃風行又
憲臺神妙之權也生勢非同室情如剝膚不知忌畏敢
陳愚衷惟憲臺懲流俗之積弊而施其明斷焉

上觀察趙公太守洪公飭禁販糧出海書

張思勉

米郡錯繡山海地狹民稠粟穀所登豐年才足自贍
一
折商販則市值驟騰小民艱於買食雖豐猶歉故遏糶
之禁他方容可設施而不得施於萊郡者事勢之不同
也郡屬掖昌膠卽側逼鯨海船舶販出入口岸定例菽豆
外毋換米麥雜粟一粒飛渡滄波上姦商濫利掉臂睢
盱罔顧令法每偵刺糧穀稍賤之區把握輕齎輒販屯
雜而耗竄最甚者則莫如輿運出口之稍散不訾也他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書

三

明

不具論卽如昌之下營海口向爲商船棹聚之所該處
距縣城窻遠毗連掖境下營一有漏卮掖則穀價翔躡
響應之捷歷有明徵累官殃民不惟害生本邑亦遂波
及鄰封爲一方計利病者誠不可不杜其源塞其流也
謹以職管兼所及立法制防條列上請惟冀憲臺垂聽
而採納焉一責成保甲于禁之項保甲長原尸其責所
司鄉社收因轉販豈能掩人耳目顧以事屬經營是無
避坐不爲舉發彼爾又何微畏而不肆其毒乎今請責
成保甲長委以稽察無問土著僑外有於村壘隱藏者

年歲豐登開或失覺察若故縱核由分別治罪則良
請源商販無從託足一慎選鄉地鄉約地方隸名於官
役雖微而任頗重長吏之耳目寄焉今之充應此役者
大率惰窳無能貪狡不馴之輩商販恣行漠不關意甚
則抽分染指代為彌縫官差巡查不過出具一結便爲
了事欲實收鄉地之用百不得一查一邑緊要鎮集原
無多處此等村莊鄉地投充之初宜令鄉耆選舉保結
官擇誠謹而任焉以督其地有無容隱囤販每季清結
投案生事擾民者倍其懲鄉地得人姦販自戢地方亦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罕

即五夫

臻寧謐一嚴懲行家商賈興販不能不經行家之手爾
羨我潤朋比相資并有託寄錢銀代為採買詭串一息
投幾中會則多收而速辦妨食病民莫此爲甚犯者
先究行家置之法網自無違禁擅販之弊一嚴拏姦
若輩操其奇贏覲得厚實賤入貴出損齊民強半口食
而規倍稱之息此與懋遷有無交易日中者大懸者
請飭地方官嚴行察緝審實除糧食入官外仍給以
請之罪偷運出海者依律問擬以爲商賈權宜
一言全身不敢億逞一巡查販運市

費用乃有小商短販伯什成羣驅背柴穀曾不轉運
運一空市價之昂率由於此請飭該州縣分派巡查地
者立拿嚴究糧食入官容隱之鄉地斗行一體淪罪一
查禁囤戶富家販運之者一撤戒囤糧規利即禁販
運出境而累官之者一撤戒囤糧規利即禁販
所當先事申禁以杜弊端如有能首告得實者
即以囤糧酌予之賞立法嚴明則囤戶各知改業自不
致始終罔惑以千二尺一專員稽查瀕海各口地方官
誠有專責其中積久販運如下管之辦遠津要路目前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書

聖

聖

得爛截與販阻留出境報官拿究則禁防更密商販絕
而民食自無耗削之虞職才識庸疎愧無一得可以仰
佐高深竊見憲臺軫念民食加意海防至周且渥緣興
販絡繹浸灌鄰封卑邑實首罹其害不得不設法杜弭
冀絕弊源不揣固陋謬陳末議伏願憲臺朗鑒訓定通
行萊屬州縣查照辦理其緊要海口及城關鎮集並請
飭刊木榜曉諭務使周知似於戢害衛民先事豫防之
道不無裨補也

書

與陳經文書

明 劉允浩

年兄事事古人弟向雲山拜南斗而已茲值盟主舉師義旅雲集
 屬在臣子誼當共襄王事上邀天地祖宗之靈光復舊物弟得作
 一謝事人耕田而食養老母以終天年於願足矣日者警報益急
 諸道援絕將來未卜何似即欲迎母衙齋生死一處而時已如此
 也嗚呼我生不辰逢天直怒高堂久曠定省天乎天乎何生此不
 卒之乎平然而匪躬之節古人所重允浩將不得為母也子矣年
 兄其為我國之六月念六日年弟允浩百拜言

再續校縣志

卷下

藝文 書

年

明 允浩

其二

朔一日城陷鴻卷戰被執五毒備嘗誓死以殉國難素志固然未
 復何恨第七旬老母未知流落何歸言之痛心耳然為君也臣也
 則不得為母也子匪躬之義謂何敢歧念於其間也行且從弟
 於地下矣老母幼子恃年兄維持之幽真有知弟九原下圖圖
 以報也老母處以此聞之七月七日辰時弟允浩訣言

書

與謝防撫書

明 劉重慶

前後差人有出無入近又差朱靖夷求通一信此是六月十五日發行者不知能得達否小疏告急可謂大聲疾呼矣而聖意只以平常待之獨老公祖此一疏始覺有赫然之意或者軍聲可一振也治生所叩請之夷漢兵丁已於初九十三等日續發計日而到還在七月初間不知一城劫運何以如此之久治生雖以呼天聲斷而死其罪固無贖矣同城諸親幸老公祖一與之言去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書

大 明 翠

人難待不能一一

與朱太守書

劉重慶

萊城億萬命非老公祖多方措辦千萬主持斷斷難有今日小疏明告君父云老公祖于分拮据于分劬瘁守土之官守死不易真奇男子也寥寥數語足開生面但心意無窮揄揚不盡可奈何今治生大聲疾呼又喚得大司馬徵昌鎮及兩協兵滿萬浚又特疏請關外兵三千矣無奈其撫之一字橫塞胸中牢不可破也然兵已潰敗不復能收拾兵雖徵發未必得實用草草就此

相解萊園或亦是一便計但開門之後更大費料運
老公祖之拮据劬瘁又方始耳草草作報飲淚如何

與賈都憲書

劉重慶

再奉親翁手書其指點圍城困苦之狀怛然傷心其序
次諸公祖父母守城之苦明如列眉即親翁不言誰無
心膽誰無知覺未嘗不感愧欲死也只是計無復之初
聞一番徵兵費盡心力幾滿萬矣不能當王洪之一潰
及再一番徵兵難之又難討得主客幾滿二萬矣不能
當王劉之再潰即鄧帥亦僅存耳至於再潰之後并城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書 九 明季
申信息也通不得一箇尙成世界哉今又討得昌鎮并
兩協關外兵共計一萬三千矣弟又特疏請身履行間
仍降為御史往監其軍以申明賞罰矣弟之心力畧盡
於此無奈當事者之一味相左何今欲草草講撫以解
萊園弟看前軍不振遠水難到沒奈何只得依他然憂
方自此大難方自此始矣可奈何時勢到此政樞打成
一片只是如此又奈何臨楮血盡不知所云

上范大學士書

國朝 王舜年

職一介豎儒蒙 皇上開科乙酉薦賢書丙戌成進士

拔授詞林旋晉今職卽捐軀何能圖報然有萬不得已苦
中之苦惟老師垂憫矜全之職生甫三月父衷秀卽見
背孑然一身上無伯叔下無兄弟職祖爾揚見年九十
鰥居衰憊惟職一綫是託職母史氏自十八歲苦守孀
節已三十餘年今職叨居近職祖既年邁不能歷遠以
從孫母又侍養不敢舍翁以隨子兩地懸望淚眼欲穿
心血幾盡真所謂鰥寡孤獨萃於一門祖孫母子相倚
爲命查得會典一款有親老無人侍養者許放回終養
昨衙門題定詹翰畫一之法內有終養原係孝道親
三續掖縣志 卷之四 藝文 書 二十 明奎

終前來供職之例今老祖飲食漸減不離枕席者數月
但得祖孫相見盡一日之菽水卽追終天之餘恨萬惟
老師矜憐苦情代題終養事畢依例前來供職職年
方壯盛報祖日短圖報皇恩爲日正長謹披瀝上陳

鰲峯類藁序

明張縉

國家有純德重望之臣曰毛公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鰲峯逸叟其別號也公既辭相位歸東海之上輯其生平述作若內誦心講草若表牋若奏疏若雜著序碑記傳墓誌行狀祭文書簡古今詩凡若干篇合二十有六卷題曰鰲峯類藁壬寅春公叔子刺史君槃來守太倉間以示縉屬序之縉受而伏讀乃作而歎曰公之文其有皇夔益稷

鰲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三

明張縉

之傳且爽之遺風乎質直而渾厚和平而簡鬯如黃帝之扣如太羹之和如元黃之布彩正而雅麗而則也三公自弱冠卽舉制科列官禁近以至登政府筦機務襄四朝終始一節抱忠實宏毅之資樹澹介特立之操無綸巨弼有安社稷之功其發而為言直與

法也乎至於序述縉以之贊其德而縉以之序其德

字之工者異矣。縉辱從公於翰苑幾二十年矣。其
末學然奉儀刑承緒論者有日。受知爲深。公自憲廟朝
第之高科置之中秘。固以國器期之矣。孝廟朝際遇昌
明。雍容法從。編摩史局。啟沃講筵。旣而輔導青坊。勤勞
朱邸。老成耆碩之望益簡於帝心。武廟初年。遂秉鈞軸。
當是時。車駕數出南征北狩。天下多故。公與二三元老
協心輔政。內激忠悃之憂。外布將順之美。潛移默運於
廟堂之上。所以斷危疑。除兇慝。厭難弭亂者。不可勝道。
蓋有在廷之臣所不及知者。數公之力也。一時批鱗犯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序

四

明倫

顏之疏至數十。上多出公手。則公之竭忠盡瘁。又可見
矣。今上臨御。倚毗舊德於公。尤所注眷。而公亦盡心獻
替。翊贊中興。有古大臣之烈焉。初上錄定策功。封公復
爵。公懇疏乞免。上益重之。俄乞解機務。上知公忠誠。
年未及溫旨。慰留者再四。公力以疾解。乃許。致政。進秩
繼祿。咸異數也。公旣歸老萊陽。有山海之勝。日優游。其
間以文史爲娛。其述作之富。當不止此。昔裴晉公退居
綠野。司馬公閒居。獨樂。皆以元勳碩德。勇退急流。善處
其樂。不復挂功名於齒頰。間日惟吟賦性。清談論道。一

北海所記日歷曾不自功愧其深遠難得而測也
考宋靖康時有孤臣泣血錄日歷方粘罕兵環列汴地
之外尚有銳師六萬竟爲金所恫喝斂兵不戰北轅之
日惟驅趙氏同姓者靡有孑遺而百司庶府無及焉乃
知金善用開宋多賣國緩則檜急則劉豫邦昌嗚呼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吾觀萊事而知汴事之不救足悲也
千古炯鑒矣皇上勤思將帥之臣不惜鏑宮端銳部都
諫一秩以伸武闡功令北海去國以此顧冥冥之中似
有先爲全萊地者適合於急病攘夷之義而聖主睿算
在彼得人在此幾見師武臣有偉於張許者豈非天授
哉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吳

明矣

歸園日記序

明 李繼貞

北海也公投一帙於予開視乃萊園日錄也徵言爲序
予時方病起不覺慘然有餘痛憊然有餘悶復泆然而
有餘怍痛者東牟數十萬之蒼生橫罹於鋒燹也悶者
罹中獨外之籌畧同游雲霧半載不醒也怍者職方氏
事在權衡而精衛誠微幽逼無路也然則操管而
北海心受圍者予則

...而為龍無言嘗考古今嬰城之奇烈至...
...君子極矣然皆吏其土謀其軍者未有鄉先生奮
...其間也又身既殞節城亦就陷未有救於破邑
...也乃萊郡二開府一太守而萊客使先後斃賊手城中
...已無表率之可恃而二三賢而從田間起為分堞而申
...言為出奇而擊將為蠅頭蠟書而走風雨為捐園輸粟
...倒囊散金而購藥力供裨醜卒以衆心之金湯拒四面
...之豺虎其時賊固未憐而氣先警賊氣甚盈而鋒已老
...關寧師乃乘其敝收全功焉較之睢陽於今為烈矣使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魁

明奎

萊無諸君子必且為登黃之緒而破竹西下青濟動搖
禍豈止於三齊哉然後知萊為天下安危之萊而萊之
諸君子為安天下之君子也然使北海不以武關蒙譴
居京而憂其桑梓則亦如予之心受圍焉耳又安能登
學借箸領袖士民相與為玉壁之守也哉嘗擬賢士作
雲若水升為雨露降為江河皆有澤物之功今北海之
澤涵若此矣令其蒸雲洩雨也當何如乃事後敘酬僅
遺遺物而猶不免為第二月則天下有識之士之悶而
...一東海逐臣已耶

蓋參戎金君為余言國家置諸令長豈其不
 顯才於治辨矣而往往薄於相福似循吏所不
 穀武人不諳治術竊以耳目所睹記若治辨
 而儷美則無如惟侯其人者茲當入覲敢微先
 為其觴九鼎乎余辭謝不得則為教侯大致
 之蓋侯世為河南陝州人釋褐得授令掖舊
 屬海上多故叢冗襍選俸勞於刑名錢穀兵
 衝時虞不給而令始難前令衛明府者侯鄉人
 用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夏

明夫

擢司農曹郎去侯實踵接而至也故悉掖所
 乃侯夷然無以難也甫下車語搢紳士人曰
 鉛槧之業而於吏術非能素也諸君子其
 不佞以輔所不逮幸甚召胥吏與隸之眾
 公詎能盡斥若曹第無使傲我乃公即貸若
 其矣一以出教告長曰其畢力終而歆毋
 一資飽訟既猶役哉能什一發徵無逋負
 一於而地於是環四封之內無垂白戴
 一於新政焉侯委蛇恍爽以臨時

賦之所謂殺也

茲終不以事之

持而恢恢乎

穀而鈎校出納之

士司戎者廩庾倍

新木則委積谷量

秋毫孰非僕力也

效千慮之規猷

矣窮鄉下里之

號

號

卷之六

卷之六

何狀矣人之所

賦輒如如僕者

其天性也

游如兩精

然者

一以

微風

以故

任

賦之所謂殺也

茲終不以事之

持而恢恢乎

穀而鈎校出納之

士司戎者廩庾倍

新木則委積谷量

秋毫孰非僕力也

效千慮之規猷

矣窮鄉下里之

何狀矣人之所

賦輒如如僕者

其天性也

游如兩精

然者

一以

微風

以故

任

治辨而居以惛惛斯猶吏之所亟載也金君不贊
所言者哉國家於諸計吏嘗遴治行卓越者特分大
珍明示褒寵此典久虛不舉矣侯今入而修覲天子
且無侯卓越狀毋亦雍容得分珍被褒寵時哉余與金
君猶然率社中竹馬兒以俟

禹貢尊經序

明周而淳

世無史學萬古之事不著世無經學萬古之理不明然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則源流本末未之或歧也間嘗以
爲大儒之學推本六經蓋尊經以立訓則指不朽援經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序

明辛

以立論則言有據况積日而造之其學愈粹其養愈醇
精之則身心性命之要大之則天地民物之全莫不暨
會兼該觸境了徹而於以揭帝王之藏發聖賢之蘊倡
明理學以自列於貴人君子之林而身任夫學術道統
之重豈異人事哉嗚乎是亦難矣而淳賦性篤鈍兼以
僻處海隅未獲與天下諸名公遊無所見聞自分無補
於斯道然中之所存不自苟且數年來掩關山徑自遠
以迄諸子若蠶事涉獵而天分所阻不能究其指歸
之發與有一二見解淺薄可笑不免望一二

萬之病必需之時日細加參訂始可出正四方惟禹貢
一書蔡注多載山水地里圖誌不便句讀遂有老儒者
去其圖誌自爲一註其志止於便讀固嘗無惡於天下
然辭實陋劣祿以庸庸後生輩童而習之錮於胸臆毫
無與古史之妙而作爲文章亦復詞罕而氣弱嗟嗟經
旨茫茫流而不返學術之病將甚且之可不爲深長慮
乎因不自審量僭作釋解大部汰腐從簡期不肯經旨
而止至山水地里圖誌暨經文之當發明者則另附一
條於正解之外蓋山水地里自中古以至於宋自有宋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至

明主

以至於今陵谷變遷今古異致遍考羣書始劃然指掌
而經文之當發明者必先順經文讀之既而於蔡傳細
加細釋漉然得其接引後學有餘不盡之味而後乃旁
叅衆論斷以己意謬出一解蓋其爲論雖膚而兢兢奉
經不敢背越之心則上下千百載固可質之九峯而無
愧也因題曰禹貢尊經昔紫陽註大學二十四而從事
至六十始作序又九年寄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
嘗以此知君子之學日進無疆而往聖繼天立極之道
垂世一教之旨固未可一日而屬焉

也且直言亦視其所學耳學之未成安敢遽爲釋
安敢以一時膚論翹然自鳴於世第蔡傳旣不便
而老儒所遺又復讀之而無益故不得不忘其愚陋
爲末學一得之說自知不足以翼經然所謂尊經者則
固可因之而曉然也

偶憶草序

明 畢拱辰

予十稔家食伏枕卻掃門以外恍如隔世己巳歲周
君季玉偕郡中名宿十餘輩造謁森然槐柳齊列相訂
以衡文之役余愧汗淫淫沾衣也草野弃餘焚筆研日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聖

明 聖

久著鬼眼中將無逃離五色以貽諸君羞余舊有睥睨
予秋還若輩推敲一字愧吾師之句蓋指此耳竟以堅
請故不果辭每當校藝時諸君皆擐甲磨厲以期一當
而周君輒洞胸透札千里無留行耽耽雄視文壇余不
覺避之放出一頭地也君庚午薦賢書今歲成進士適
余薄遊京轍晤對歡若平生余固妄附於杵臼之末不
虞周君謬余國之士也感知遇高望則愧滋甚矣聞君
括之外時攻韻語余擬一探奚囊之秘君謙讓

鼠壤蛛塵中刻間有存稿亦未

入部門殊不記憶偶憶之正此寥寥數語烏足道哉
曰吾吾萊詩人最著者乎二無競賞第三唐作者之
其表耳私心每惋惜之夫從古騷人墨客如當年一字
不留人間千秋後知爲誰氏王君已誤君豈可再誤偶
意之不妨偶存之也君以英姿偉抱行將縮半通綸宰
百里簿領餘暇或酒痕茶韻或月細風嬌泚筆數什題
以烏絲闌千里郵致如此風流罪過殊不惡也昔少陵
詩細於夔門坡老文工於海外盛德日新文心遞換君
文章爲無窮也周君勉乎哉

松石館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三

明

松石館詩序

明 畢拱辰

吾萊宿氏簪笏奕葉蟬聯不絕猶芝草之有根醴泉之
有源也其家操鉛筆人蓄縑箱幾於秦盧燕函比屋而
能爲之矣余爲諸生時猶及見伯韶石巢樊桐及孫寧
之輩結西園社舞主詩盟臨長流蔭修竹啣杯雅歌拈
韻分賦一時北地歷下黃金白雪之雄風莫不褰裳

間豈不奕奕豪與哉無何諸公相繼修文地不
掩芒絕涸之痛伯韶輩詩集未付剞劂弗獲讀其全
編至於寧之大風此意諸草業公海內其中與諸公簡
寄唱和者累數通篇余曾作讀孫集長歌輓之今竟斃
楮淚花紅相向也客歲余奉命持徐淮節未任歸里卽
悉博士弟子中有工韻語足掩映前人者翼之其磨角
之一也翼之在諸弟中稱最雅又余羈游南北日多故
未能一奉顏色今春忽走尺一覲縷數百言極致不遺
封葦之意竝付松石館詩帙而序是問余展讀之竊忻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五

明孟

竊思也余於藝苑實愧豹窺安敢比元宴爲三都重然
竊悉翼之爲人矣翼之天才颯艷博極羣書累試前茅
萊庠藉甚共期大物如唾取迺兩困乙榜數奇未售想
天故爲困衡老其才以有用也翼之雅好閑靜貌和而
衷介不喜營家人產負郭數椽西郊有別墅十畝閉戶
絃誦徘徊行歌或蒔花竹閒調禽魚名利弗撓其心塵
俗不滓其念靜坐焚香啜茗執卷自謂人間清福頗能
消受故發而爲詩斐亶雋逸力追大雅壯麗則雲裏帝
愛萬中春樹澹遠則微雲河漢疎雨梧桐精工則花迎

柳拂旌旗駸駸乎登王孟之堂據高
雖係末技立言不朽千載以視窮年死
中者奚翅霄壤乎况風雅一事內以陶寫性情外
色泉石適之圖發幽逸遠之勒銘鐘鼎不知庸流
生其不肖輒謂詩能窮人恨不有喙三尺耶且翼之
學世譜一援翰便欲火攻伯仁伯韶輩不免難兄
賈家棣友雖然杜陵至夔門而律愈細玉局歷海外
交轉工日新盛德擬議變化翼之當不以吳下阿
燕也異時建中原茲領補驤壇微翼之吾誰與

縣志

卷之六

藝文序

臺

明堯

清真館詩序

明趙士昂

予友石巢道稱而穆然於詩道盛衰之際也元
昭代之詩至厥古而始大至于鱗而始高然大
高言何容易唯元美之與于鱗亦自比於峨嵋天
海迴風而元美之大方獻吉則有間矣自于鱗沒
多矜誇矯激以為高遂不免於外強中乾之
者所窺石公氏乘隙操戈拔濟南之赤幟海內
變而為郊島鍾譚之派予蓋嘗與石巢言及此
為聲音之道與氣運相為乘除嘉隆之

西開元今日遂變爲中晚此世道之憂也未幾有子
之變萊園未解石巢謝世自是以還流氛橫潰桑滄反
覆追憶其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石巢爲人慷慨有大
節議論風生與人交握手出肺腑相示而尤以經濟自
喜自弱冠有聲庠序與其從弟樊桐及孫子寧之以漢
魏盛唐爲正鵠交相砥礪故其集中大抵皆少年之作
自寧之樊桐相繼淪沒石巢抱人琴之痛其篇什亦少
寥寥焉楊意難逢鍾期不作凌雲流水孰是知音予反
覆於清真館詩想見當年與寧之樊桐相倡和儼然清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五

明美

南北地之遺風此亦可以垂千古矣

白石山房詩序

國朝

張之維

詩云唐人主言情故去三百篇近宋人主言理故去三
百篇遠若是則理固最於詩乎嘗反復三百篇中譬若
言情亦疇非言理迄今千百載後竟無有駕而出其右
者則又何也不知詩無論工拙要必獨具一段不可
奪之性屹然岳立而胸懷間復如灑寒月霽不著一
毫及其觸物遇事當境興懷落管直書自能

王或山詩詞而意或一得而于

其性即有言以發乎其情性乎則情至情至則其
至矣若夫嵐拾已陳之緒語改頭換面補綴成章
衣草爲人剪絲爲花耳欲令其語言生動難矣難矣
此言之天下豈有性外之情情外之詩乎唯其世不
此所以主理而情爲理縛必不能風流抑揚以導其
主情而理以情蔽又不能精奧正大以入其理此唐
與古離合差次之分也甲申變任子禽山棄帖括業
跡白石山罕入城郭荷笠田間日與一二耕夫教子相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卷

明老

往還一卷一犁陶然若有餘樂每有所作即出而相示
余亦隨筆點竄或去或取蓋別有故在詩言也任
子懼其久而散軼編輯成帙復示余再讀之見其深
逸淨肅如繪其人雖集不一而一教要自有一匠
至性不可磨滅處照人耳目益之人因其言而得其情
復因其情而得其性任子之爲任子大畧可知也至於
屑屑焉何者與唐宋人遠何者與三百篇近殊大非徒
詩者之初心也

大觀亭倡和詩者少恭丁公甘棠之什建武亭詩者
闕舊有崇臺臺上有亭南望神山諸峯嶺鬱鬱環繞
北瞰大海波濤洶涌島嶼縹緲之奇而其下則有
武之所官廨在焉歲久且圯亭毀無遺公慨然終
光前人益增舊觀乃以其暇與諸僚屬登眺海峯
上復刻詩四壁紳士多和之者一時傳爲盛事都
秉一編走京師示余余受而卒業因喟然興曰古者
侯采詩貢於天子天子受之刻於樂官以考其俗
其政治而俗之美惡與政之得失俱於詩焉見之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序

天

明天

萊兩郡僻處海濱壤地千里俗頽民敝 國家於
之上簡任監司以重神京股肱之託膺斯責者
靜而寬仁精明而勤慎則吏民不輯政刑滋累
膠於心外有以役於物其視一官方爲傳會而
郡邑之觀領山川之勝使文人學士樂與倡訓
爲歡哉公以西江名儒承 簡命來轄茲土潔
政美仁洽兩郡之民始而杲杲然如賓出日久而

然如躋春臺風雨斯調年歲屢稔公乃考郡乘

城郭縣宇橋梁之屬靡不

補而因以其餘及於較射之地登臨之所此公治化之
功也故相與徘徊登眺各以賡歌摠懷讓守令諸君子
亦賦則想見蒲屋盈寧含哺鼓腹之休讀叅闡諸君子
亦賦則想見桴鼓不驚息烽灌燧之樂讀摺紳諸先生
亦賦則想見諸士子所詠則想見登高作賦酬酢溫文之雅與
亦賦則想見和汝彬彬絃誦之容是詩也所以宣播公之政
德而豈徒搜奇抉恠雕文鏤字以夸盛事哉余匏繫京
師不獲從公登臺遠望以葵穆如清風之頌而竊以此
集當爲采風者所首錄綴之金石紀諸冊書 當宁亦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五

明堯

將書屏賜璽以嘉公保釐之績焉余誠樂觀厥成已

萬錦堂集序

李中捷

東萊鳳亭徐公諱誨者乃吾邑丕承兄之五世祖也公
秉姿岐嶷博學能文章咳唾珠璣千言立就一時與遊
者有吉亭趙冢宰順菴胡中丞諸名公上下議論意豁
如也公以經術湛深翹然儒林首出由鄉貢士受擢治
績卓卓望重當時然雅不喜仕進樂讀書歸老林下

志爲古文

牛...
...以定難...
...高生...
...不可收拾...
...局於...
...荆石先生...
...博識多通...
...是書則...
...艱危關門...
...扞圍之艱危...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三

明全

...敗謀流毒...
...班范氏體...
...趙元一之...
...建中河...
...李德裕之...
...會昌伐...
...平澤路...
...張雲景之...
...廣陵妖亂...
...咸通南...
...王起之...
...甘陵誅...
...皇祐平...
...儂智高...
...李心傳...
...西陲泰...

賤庸平事據傳之守台錄記方臘呂師囊事往往於正
史外摭托公論補其缺失則是編也他日上之聚觀以
備明史採擇豈惟萊之文獻有考觀兵案之始終亦以
爲存亡鑒戒云

平叛記自序

毛 霖

平叛記者紀孔叛平也孔叛始自吳橋繼而破登繼而
圍萊凡歷十有八月而始毆之海外平叛所爲紀也然
舍此無紀者乎曰有謝監紀有視師紀矣高監護有東
征紀矣謝防撫有圍城紀矣卽吾郡部院張公亦有歸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奎

明奎

圍紀矣有則此何以作曰視師東征詳於叛兵之始末
而萊城之危急不及圍城詳於萊城之危急而叛
之始末不載是皆未得爲全書也辛卯冬余偶過子壻
姜耿西館見其案頭有謝高諸公紀手攜以歸因作平
叛記圍萊以前則本之視師紀圍萊以後則本之圍城
紀至復黃克登又仍本視師紀以及保萊表忠諸書皆
參而用之且間取先正之議論以附於其下斯不惟叛
兵之始末以明萊城之危急以著且使當年文武諸臣
誰爲墨守誰爲血戰誰爲痛哭而乞師誰爲選悞而縱

冠為功為罪靡不畢然於史書下矣雖然其紀之修也
過野老餘聞纂述舊章已耳而或且謂其大書特書
似史之綱其條分縷析也似史之目可以資綱乘可以
補明紀則豈不佞所敢居哉芙蓉島上逸民毛繼書

掖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序

寄



